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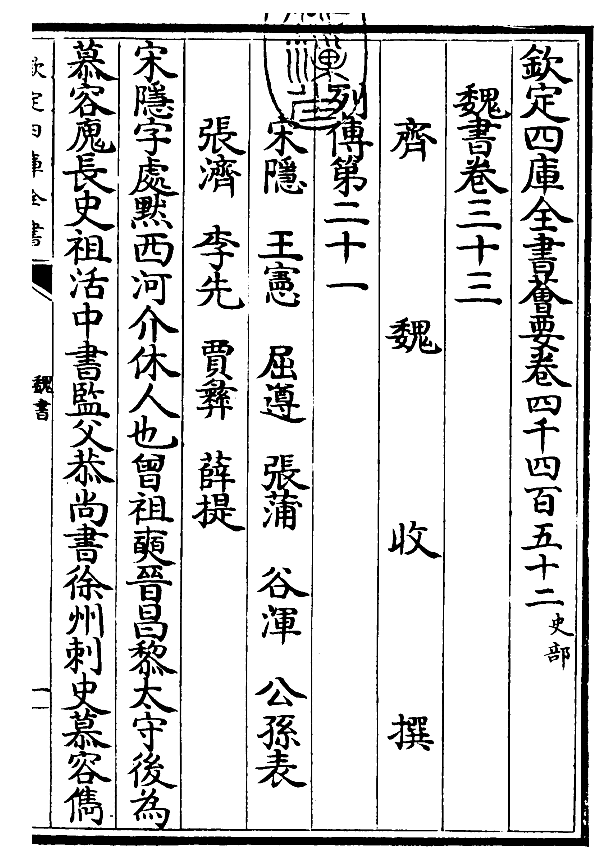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三十三至三十五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魏書卷三十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二十一

宋隱　王憲　屈遵　張蒲　谷渾　公孫表

張濟　李先　賈彝　薛提

宋隱字處黙西河介休人也曽祖奭晉昌黎太守後為慕容廆長史祖活中書監父恭尚書徐州刺史慕容儁

徙鄴恭始家於廣平列人焉隱性至孝年十三便有成人之志專精好學不以兵難易操仕慕容垂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本州别駕太祖平中山拜隱尚書吏部郎車駕還北詔隱以本官輔衛王儀鎮中山尋轉行臺右丞領選如故屢以老病乞骸骨太祖不許尋以母喪歸列人既葬被徵固辭以病而州郡切以期會隱乃棄妻子間行避焉後匿於長樂之經縣數年而卒臨終謂其子姪等曰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

史以忠清奉之則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汝不能富貴而徒延門户之累耳若忘吾言是為無若父也使鬼而有知吾不歸食矣有五子

第三子温世祖時徵拜中書博士卒追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列人定侯

温弟演顯祖初從征彭城有功拜明威將軍濟北太守

演子鮒字伯魚州别駕

隱弟輔字處仁少慷慨有大操博覽羣書州辟别駕早

卒

隱叔父洽為慕容垂尚書太祖之圍中山也洽率所領專守北圍當洽所統官軍多被傷殺太祖特深忿恨及城平遂殺之子順訓並下腐刑洽第四子宣字道茂時年數歲親人竊逃以免後與范陽盧玄渤海高允及從子愔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尋兼散騎常侍使劉義隆加冠軍將軍賜爵中都侯領中書侍郎行司隷校尉眞君七年卒贈司隷謚簡侯

子謨字乾仁襲爵卒於遼西太守

子鸞字珍和襲爵東莞太守

鸞弟瓊字普賢少以孝行稱母曾病季秋之月思瓜不已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稱異母終州郡屢辟皆不就卒於家

子仲美武定末尚書水部郎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也祖猛苻堅丞相父休河東太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苻丕稱尊號復以永為丞相

永為慕容永所殺憲奔清河匿於民家皇始中輿駕次趙郡之高邑憲乃歸誠太祖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以為本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門下世祖即位行廷尉卿出為上谷太守加中壘將軍賜爵髙唐子清身率下風化大行尋拜外都大官後為中都歴任二曹斷獄稱吉進爵劇縣侯加龍驤將軍出為并州刺史加安南將軍進爵北海公境内清肅及還京師以憲元老特賜錦繡布帛綿絲珍羞禮膳天安初卒年八十九贈鎮

南將軍青州刺史謚曰康
子崇襲早卒
子仲智襲歷中書侍郎安西將軍幽州刺史有清平之
稱
崇弟嶷字道長少以父任為中書學生稍遷南部大人
高祖初出使巡察青徐兗豫撫慰新附觀省風俗還遷
南部尚書在任十四年時南州多事文奏盈几訟者填
門嶷性懦緩委隨不斷終日在坐昏睡而已李訢鄧宗

慶等號為明察勤理時務而二人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黜或免唯嶷卒得自保時人為之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加散騎常侍右將軍賜爵東平侯未幾拜安東將軍進爵樂安公出為持節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改為華山公散騎常侍如故後入為内都大官卒

子祖念襲爵官至東平太守例降爵為侯卒贈寧朔將軍光州刺史

子慶鍾襲爵給事中貪穢無行坐事爵除祖念弟雲字

羅漢頗有風尚自尚書郎入為中書舍人轉司州別駕光祿少卿改授衛尉少卿出為冠軍將軍尚書兖州刺史尋進號征虜將軍在州坐受所部荆山戍主杜虞財貨又取官絹因染割易御史糾劾付廷尉遇赦免熙平二年卒官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文昭有九子長子昕字元景武定末太子詹事

昕弟暉字元旭早稱機悟歷尚書儀曹郎中書舍人贈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兖州刺史

暉弟盰字仲明秘書郎司徒主簿天平中為盜所害
屈遵字子皮昌黎徒河人也博學多藝名著當時為慕
容永尚書僕射武垣公永滅垂以為博陵令太祖南伐
車駕幸魯口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陽太守崔玄
伯東走海濱屬城長吏率多逃竄遵獨告其吏民曰往
年寳師大敗今兹垂征不還天之棄燕人弗支也魏帝
神武命世寛仁善納御衆百萬號令若一此湯武之師
吾欲歸命爾等勉之勿遇嘉運而為禍先遂歸太祖太

祖素聞其名厚加禮焉拜中書令出納王言兼總文誥
中原既平賜爵下蔡子從駕還京師卒時年七十
子須襲除長樂太守加鎮遠將軍進爵信都侯卒贈寧
北將軍昌黎公謚曰恭
少子處珍襲爵處珍卒
子車渠襲爵高祖初出為東陽鎮將卒贈青州刺史謚
曰莊
須長子恒字長生沉深有局量少篡冢業尤善書計太

祖初給事諸曹太宗世遷將作監統京師諸署世祖即位稍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以破平涼功賜爵濟北公加平南將軍後轉中領軍恭宗在東宫恒領太子少傅後督諸軍東伐進號鎮東大將軍師次和龍馮文通致牛酒以犒軍獻甲三千恒責其不送侍子數之以王命遂掠男女六千口而還恒在官公正内外稱其平當世祖信任之委以大政車駕出征常居中留鎮與襄城公盧魯元俱賜甲第世祖數臨幸賞賜隆厚真君四年墜

馬卒時年五十五時世祖幸陰山恭宗遣使乘傳奏狀世祖甚悼惜之謂使人曰汝等殺朕良臣何用乘馬遂令步歸贈征西大將軍謚曰成公

長子觀早卒世祖愍之賜其子男爵觀弟道賜襲祖爵道賜少以父任內侍左右稍遷主客進爲尚書加散騎常侍善騎射機辯有辭氣世祖甚器之從征蓋吳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還至鴈門暴疾卒謚曰哀公子拔襲爵

拔少好陰陽學世祖追思其父祖年十四以為南部大人時世祖南伐擒劉義隆將胡盛之以付拔拔酒醉不覺盛之逃去世祖大怒命斬之將伏鑕世祖愴然曰若鬼而有知長生問其子孫朕何以應之乃赦拔免為散大夫後顯祖以其功臣子拜營州刺史卒

子永興襲爵

張蒲字玄則河内修武人本名謨後改為蒲漢太尉延之後父攀慕容垂御史中丞兵部尚書以清方稱蒲少

有父風頗涉文史以端謹見知為慕容寶陽平河間二郡太守尚書左丞太祖定中山寶之官司叙用者多降品秩既素聞蒲名仍拜為尚書左丞天興中以蒲清謹方正遷東部大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宗即位為内都大官賜爵泰昌子參決庶獄私謁不行號為公正泰常初丁零翟猛雀驅逼吏民入白𡾰山謀為大逆詔蒲與冀州刺史長孫道生等往討道生等欲徑以大兵擊之蒲曰良民所以從猛雀者非樂亂而為皆逼凶威彊服之

耳今若直以大軍臨之吏民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又懼誅夷必并勢而距官軍然後入山恃阻誑惑愚民其變未易圖也不如先遣使喻之使民不與猛雀同謀者無坐則民必喜而俱降矣道生甚以為然具以奏聞太宗詔蒲軍前慰喻乃下數千家還其本屬蒲皆安集之猛雀與親黨百餘人奔逃蒲與道生等追斬猛雀首送京師後劉裕寇竊河表以蒲為南中郎將南蠻校尉隸平南大將軍長孫嵩往禦之裕入長安乃還後改為壽張

子與安平公叔建將兵自平原東渡徇下劉義符青兖諸郡詔加陳兵將軍濟州刺史又與建攻青州不尅而還世祖即位以蒲清貧妻子衣食不給乃出為相州刺史扶弱抑彊進善黜惡教化大行始光三年卒於州年七十二吏民痛惜之蒲在謀臣之列屢出為將朝廷清論常為稱首贈平東將軍廣平公謚曰文恭

子昭有志操天興中以功臣子為太學生太宗即位為內主書後襲父爵神䴥中從征蠕蠕以功進爵修武侯

加平遠將軍延和二年出為幽州刺史開府加寧東將軍時幽州年穀不登州廩虛罄民多菜色昭謂民吏曰何我之不德而遇其時乎乃使富人通濟貧乏之車馬之家糴運外境貧弱者勸以農桑歲乃大熟士女稱頌之在任三年卒

子昶襲爵早卒

昶弟靈符眞君八年補中書博士和平中咸陽郡民趙昌聚黨作逆百姓騷動詔靈符宣旨慰喻民乃復業天

安初遷中書侍郎賜爵昌國子延興中使南豫州觀察風俗太和四年除建威將軍廣平太守還為尚書左丞司州大中正後除鎮遠將軍齊州刺史十六年轉光州刺史加立忠將軍卒

谷渾字元冲昌黎人也父衮膂力兼人彎弓三百斤勇冠一時仕慕容垂至廣武將軍渾少有父風任俠好氣以父母在常自退抑晚乃折節受經業遂覽羣籍被服類儒者太祖時以善隷書為内侍左右太宗世遷前鋒

將軍從幸河南還以選給事東宮世祖即位為中書侍郎加振威將軍從征赫連昌為驍騎將軍遷侍中安南將軍領儀曹尚書賜爵濮陽公渾正直有操行性不苟合趣舍不與已同者視之蔑如也然反重舊故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此稱之在官廉直為世祖所器重詔以渾子孫十五以上悉補中書學生延和二年春卒世祖悼惜之親臨其喪贈賜豐厚謚曰文宣

子闡字崇基小字長命襲爵少侍東宮稍遷平南將軍

相州刺史入為外都大官延興四年卒諡曰簡公

闡弟季孫襲爵中書學生入為秘書中散遷中部大人出為吐京鎮將

闡子洪字元孫少受學中書世祖以洪機敏有祖風令入授高宗經高宗即位以舊恩為散騎常侍南部長遷尚書賜爵滎陽公洪性貪奢僕妾衣服錦綺貲累千金而求欲滋劇時顯祖舅李峻等初至京師官給衣服洪輒截没為有司所糾幷窮其前後贓罪坐以伏法

子頵青州征東大將軍廣陵王羽田曹參軍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尚書郎加威遠將軍除員外散騎常侍𢹂轉中散大夫大軍伐蜀時益州刺史傅竪眼出為別將以頵權行州事後除假節鎮遠將軍涼州刺史不行改授太府少卿又加前將軍神龜二年卒贈平東將軍營州刺史謚曰貞

長子纂字靈紹頗有學涉解褐太學博士領侍御史稍遷著作郎司州治中黄門郎散騎常侍又為侍中兼殿

中尚書遷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營州大中正纂前為著作又監國史不能有所緝綴

纂弟士恢字紹達少好琴書初為世宗挽郎除奉朝請正光中入侍甚為肅宗寵待元乂之出靈太后反政紹達預有力焉遷諫議大夫俄轉通直散騎常侍直閤將軍鴻臚少卿封元城縣開國侯邑七百户太后嬖幸鄭儼懼紹達間構於帝每因言次導紹達為州紹達恥寵不願出外太后誣其罪而殺之

公孫表字𤣥元燕郡廣陽人也遊學為諸生慕容沖以為尚書郎慕容垂破長子從入中山慕容寶走乃歸闕以使江南稱旨拜尚書郎後為博士初太祖以慕容垂諸子分據勢要權柄推移遂至亡滅且國俗敦樸嗜欲寡少不可啓其機心而導其巧利深非之表承旨上韓非書二十卷太祖稱善太宗初表參功勞將軍元屈軍事討吐京叛胡為胡所敗表以先諫止屈太宗善之賜爵固安子河西饑胡劉虎聚結流民反於上黨南寇河

內詔表討虎又令表與姚興洛陽戍將結期使備河南岸然後進軍討之時胡內自疑阻更相殺害表以其有解散之勢遂不與戍將相聞率衆討之法令不整為胡所敗軍人大被傷殺太宗深銜之及劉裕征姚興兗州刺史尉建聞寇至棄滑臺北走詔表隨壽光侯叔孫建屯枋頭泰常七年劉裕死議取河南侵地太宗以為掠地至淮滑臺等三城自然面縛表固執宜先攻城太宗從之於是以奚斤為都督以表為吳兵將軍廣州刺史

斤等濟河表攻滑臺歷時不拔太宗乃南廵為之聲援表等既尅滑臺引師西伐大破劉義隆將翟廣等於王樓遂圍虎牢車駕次汲郡始昌子蘇坦太史令王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利便之地故令賊不時滅太宗雅好術數又積前忿及攻虎牢士卒多傷乃使人夜就帳中縊而殺之時年六十四太宗以賊未退秘而不宣初表與渤海封愷友善後為子求愷從女愷不許表甚銜之及封氏為司馬國璠所逮太宗以舊族欲原之表固

謚其罪乃誅封氏表為人外和内忌時人以此薄之表本與王亮同營署及其出也輕侮亮故至於死

第二子軌字元慶少以文學知名太宗時為中書郎出從征討補諸軍司馬世祖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探把世祖乃親探金賜之謂軌曰卿可謂臨財不苟得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後兼大鴻臚持節拜氏王楊玄為南秦王及境玄不郊迎軌數玄曰昔尉他跨據及陸賈

至匍匐奉順故能垂名竹帛令君王無肅恭之禮非蕃臣也𤣥使其屬趙客子對曰天子以六合為家孰非王庭是以敢請入國然後受謁軌答曰大夫入境尚有郊勞而況王命者乎請奉策以還𤣥懼詣郊受命軌使還稱旨拜尚書賜爵燕郡公加平南將軍及劉義隆將到彦之遣其部將姚縱夫濟河攻冶坂世祖慮更北入遣軌屯壺關會上黨丁零叛軌討平之出為虎牢鎮將初世祖將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軌部詣雍州軌令驢主

皆加絹一匹乃與受之百姓為之語曰驢無彊弱輔脊自壯衆共嗤之坐徵還真君二年卒時年五十一軌既死世祖謂崔浩曰吾行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為受貨縱賊使至今餘姦不除軌之咎也其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到擘分磔四支於山樹上以肆其忿是忍行不忍之事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而誅之軌終得娶于封

氏生二子斌叡
斌襲爵拜内都大官正光二年卒贈幽州刺史
叡字文叔初為東宫吏稍遷儀曹長賜爵陽平公時顯
祖於苑内立殿勑中秘羣官制名叡曰臣聞至尊至貴
莫崇於帝王天人挹損莫大於謙光伏惟陛下躬唐虞
之德存道頤神逍遥物外宫居之名當協叡旨臣愚以
為宜曰崇光奏可後卒於南部尚書贈安東將軍幽州
刺史謚曰宣叡妻崔浩弟女也生子良字遵伯聰明好

學為尚書左丞雅有幹用為高祖所知遇
良弟衡字道津良推爵讓之仕至司直良以別功賜爵
昌平子
子崇基襲
軌弟質字元直有經義頗屬文初為中書學生稍遷博
士世祖征涼州留宜都王穆壽輔恭宗時蠕蠕乘虛犯
塞候騎至於京師京師大震壽雅信任質以為謀主質
性好卜筮卜筮者咸云寇必不來故不設備由質幾致

敗國後深自督厲屢進讜言超遷尚書眞君九年卒追
贈中護軍將軍光禄勲幽州刺史廣陽侯謚曰恭
第二子邃字文慶初為選部吏以積勤稍遷南部長敷
奏有稱遷南部尚書賜爵范陽侯加左將軍高祖詔邃
與内都幢將上谷公張儵率衆討蕭賾舞陰戍後高祖
與文明太后引見王公以下高祖曰比年方割畿内及
京城三部於百姓頗有益否邃對曰先者人民離散主
司猥多至於督察實難齊整自方割以來衆賦易辨實

有大益太后曰諸人多言無益卿言可謂識治機矣詔醴陽被掠之兵有得還者賜絹二十匹遂奏為貴賤等級高祖稱善依例降侯改為襄平伯出為使持節安東將軍青州刺史以遂在公遺迹可紀下詔褒述加鎮東將軍領東夷校尉刺史如故太和十九年卒於官高祖在鄴宮為之舉哀時百度唯新青州佐吏疑為所服詔曰今古時殊禮或隆殺專古也理與今違專今也大乖曩義當斟酌兩途商量得失吏民之情亦不可苟順也

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大成寥落可準諸境内之民為齊衰三月

子同始襲爵卒於給事中

同始弟同慶篤厚廉慎為司徒田曹參軍李崇驃騎府外兵參軍隨崇北征有方直之稱遂叡為從父兄弟而叡才器小優又封氏之甥崔氏之壻遂毋鴈門李氏地望縣隔鉅鹿太守祖季真多識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當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士庶

之異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也父千秋慕容永驍騎將軍永滅來奔太祖善之拜建節將軍賜爵成紀侯隨從征伐累著功績登國末卒濟涉獵書傳清辯美儀容太祖愛之引侍左右與公孫表等俱為行人拜散騎侍郎襲爵先是姚興遣將攻洛陽司馬德宗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乞師於常山王遵遵以狀聞太祖遣濟為遵從事中郎報之濟自襄陽還太祖問濟江南之事濟對曰司馬昌

明死子德宗代立所部州鎮迭相攻擊今雖小定君弱臣彊全無綱紀臣等既至襄陽佺期問臣魏初伐中山幾十萬衆臣答三十餘萬佺期曰魏國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答中軍精騎十有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羌豈足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戸於北臣答七萬餘家佺期曰治在何城臣答定都平城佺期曰有如許大衆亦何用城為又曰魏帝為欲久都平城將復遷乎臣答非所知也佺期聞朝廷不都山東貎有喜色曰晉

魏通和乃在往昔非唯今日羌寇狡猾頻侵河洛夙夜
憂危今此寡弱倉庫空竭與君便爲一家義所無諱洛
城救援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其爲羌所乘
寧使魏取臣等欲分向揚州佺期曰蠻賊互起水行甚
難魏之車馬已據滑臺於此而還從北道東下乃更便
直晉之法制有異於魏今都督襄陽委以外事有欲征
討輒便興發然後表聞令朝廷知之而已如其事勢不
舉亦不承臺命太祖嘉其辭順乃厚賞其使許救洛陽

後遷謁者僕射報使姚興以累使稱旨拜勝兵將軍頻從車駕北伐濟謀功居多賞賜奴婢百口馬牛數百羊二十餘口天賜五年卒
子多羅襲爵坐事除
李先字容仁中山盧奴人也本字犯高祖廟諱少好學善占相之術師事清河張御御奇之仕苻堅尚書郎後慕容永聞其名迎為謀主先勸永據長子城永遂稱制以先為黃門郎秘書監垂滅永徙於中山皇始初先於

井陘歸順太祖問先曰卿何國人先曰臣本趙郡平棘人太祖曰朕聞中山土廣民殷信爾以不先曰臣少官長安仍事長子後乃還鄉觀望民士實自殷廣又問先曰朕聞長子中有李先者卿其是乎先曰小臣是也太祖曰卿識朕不先曰陛下聖德膺符澤被八表龍顏挺特臣安敢不識太祖又問曰卿祖父及身官悉歷何官先對曰臣大父重晉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樊石虎樂安太守左中郎將臣苻丕尚書右主客郎慕容永

秘書監高密侯太祖曰卿既宿士屢歷名官經學所通何典為長先對曰臣才識愚闇少習經史年荒廢忘十猶通六又問兵法風角卿悉通不先曰亦曾習讀不能明解太祖曰慕容永時卿用兵不先曰臣時蒙顯任實參兵事太祖後以先為丞相衛王府左長史從儀平鄴到義臺破慕容驎軍回定中山先每一進策所向剋平車駕還代以先為尚書右中兵郎太祖謂先曰今蠕蠕屢來犯塞朕欲討之卿以為何如先曰蠕蠕不識天命

竄伏荒朔屢來偷竊驚動邊民陛下神武威德遐振舉兵征之必將摧殄車駕於是北伐大破蠕蠕賞先奴婢三口馬牛羊五十頭轉七兵郎遷博士定州大中正太祖問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對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曰天下書籍凡有幾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備對曰伏羲創制帝王相承以至於今世傳國記天文秘緯不可計數陛下誠欲集之嚴制天下諸州郡縣搜索備送主之所好

集亦不難太祖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太祖之討姚興於柴壁也問先曰興屯天渡平據柴壁相為表裏今欲殄之計將安出先對曰臣聞兵以正合戰以奇勝如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其未到之前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以陛下神策觀時而動興欲進不得退又乏糧夫高者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囚兵法所忌而興居之可不戰而取太祖從其計興果敗歸太宗即位問左右舊臣之中為先帝所

親信者有誰時新息公王洛兒對曰有李先者最為先
帝所知太宗名先引見問曰卿有何功行而蒙先帝所
識先對曰臣愚細才行無聞適以忠直奉上更無異能
太宗曰卿試言舊事先對曰臣聞堯舜之教化民如子
三王任賢天下懐服今陛下躬秉勞謙六合歸德士女
能言莫不慶抃俄而名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太公
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者皆軍國大事自今常
宿於内賜先絹五十匹絲五十斤雜綵五十匹御馬一

匹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賜隷户二十二詔先與上黨王長孫道生率師襲馮跋乙連城克之悉虜其衆乃進討和龍先言於道生曰宜密使兵人人備青草一束各五尺圍用填城塹攻其西南絶其外援勒兵急攻賊必可擒道生不從遂掠民而還後出為武邑太守有治名世祖即位徵為内都大官神䴥二年卒年九十五詔賜金縷命服一襲贈定州刺史中山公謚曰文懿

子冏襲爵為京兆濟陰二郡太守卒

子鍾葵襲爵降為子

鍾葵弟鳳子鳳子弟虬子並中書博士

鳳子子預字元愷少為中書學生聰敏彊識涉獵經史

太和初歷秘書令齊郡王友出為征西大將軍長史帶

馮翊太守積數年府解罷郡遂居長安每羡古人餐玉

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

百餘稍得麤黑者亦篋盛以還而至家觀之皆光潤可

玩預乃椎七十枚為屑日服食之餘多恵人後預及聞

者更求於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等得其玉琢為器佩皆鮮明可寶預服經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不禁節又加之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服玉屏居山林排棄嗜欲或當大有神力而吾酒色不絶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唅之口閉常謂之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驗何故不受唅也言訖齒啓納珠因嘘屬其

口都無纎氣舉斂於棺堅直不傾委死時猶有遺玉屑數斗橐盛納諸棺中初天興中先子密問於先曰子孫永為魏臣將復事他主也先告曰未也國家政化長遠不可卒窮自皇始至齊受禪實百五十餘歲矣

賈彝字彥倫本武威姑臧人也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廣川都亭侯子孫因家焉父為苻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歎之僉曰此子英俊賈誼之後莫之與京弱冠為慕容垂驃騎大將軍

遼西王農記室參軍太祖先聞其名嘗遣使者求彝於垂垂彌增器敬更加寵秩遷驃騎長史帶昌黎太守垂遣其太子寶來寇大敗於參合陂執彝及其從兄代郡太守潤等太祖即位拜尚書左丞參預國政加給事中於鄴置行臺與尚書和跋鎮鄴招攜初附久乃名還天賜末彝請詣溫湯療病為叛胡所拘執送於姚興積數年遁歸又為屈丐所執與語悅之拜秘書監年六十一卒世祖平赫連昌子秀迎其尸柩葬于代南

秀歷中書博士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揚烈將軍賜爵陽都男本州大中正恭宗崩以爵還第既而掌吏曹事高宗以秀東宮舊臣進爵陽都子加振威將軍時丞相乙渾擅作威福多所殺害渾妻庶姓而求公主之號屢言於秀秀默然渾曰公事無所不從我請公主不應何意秀慷慨大言對曰公主之稱王姬之號尊寵之極非庶族所宜若假竊此號當必自咎秀寧死於今朝不取笑於後日渾左右莫不失色為之震懼而秀神色自

若渾夫妻默然含忿他日乃書太醫給事楊惠富臂作老奴官慳字令以示秀渾每欲伺隙陷之會渾伏誅遂得免難秀執正守志皆此類也時秀與中書令渤海高允俱以儒舊見重於時皆選擬方岳以詢訪見留各聽長子出為郡守秀辭曰爰自愚微承乏累紀少而受恩老無成效恐先草露無報殊私豈直無功之子超齊先達雖仰感聖慈而俯深驚懼乞收成命以安微臣遂固讓不受自始及終歷奉五帝雖不至大官常掌機要而

廉清儉約不營資産年七十三遇疾給醫藥賜几杖時
朝廷舉動及大事不決每遣尚書高平公李敷就第訪
決皇興三年卒贈本將軍冀州刺史武邑公謚曰簡
子儁字異隣襲爵拜秘書中散軍曹令出為顯武將軍
荆州刺史依例降爵為伯先是上洛置荆州後改為洛
州在重山中民不知學儁乃表置學官選聰悟者以教
之在州五載清靖寡事吏民亦安遷洛後儁朝京師賞
以素帛景明初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

子叔休襲爵除給事中卒

子興襲爵

興弟賓歷尚書郎以清素稱出為黎陽太守卒官

潤曾孫禎字叔願學涉經史居喪以孝聞太和中為中書博士副中書侍郎高聰使於江左還以母老患輒過家定省坐免官久之徵為京兆王愉郎中令行洛陽令轉治書侍御史國子博士加威遠將軍行魯陽太守清素善撫接得百姓情稍遷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

侍加冠軍將軍正光中卒贈平北將軍齊州刺史
子子儒司空田曹叅軍
禎兄子景儁亦以學識知名奉朝請遷京兆王愉府外
兵叅軍愉起逆於冀州將授其官景儁不受愉殺之永
平中贈東清河太守謚曰貞
景儁弟景興清峻鯁正少為州主簿遂栖遲不仕後葛
榮陷冀州為榮所虜稱疾不拜景興每捫膝而言曰吾
不負汝以不拜葛榮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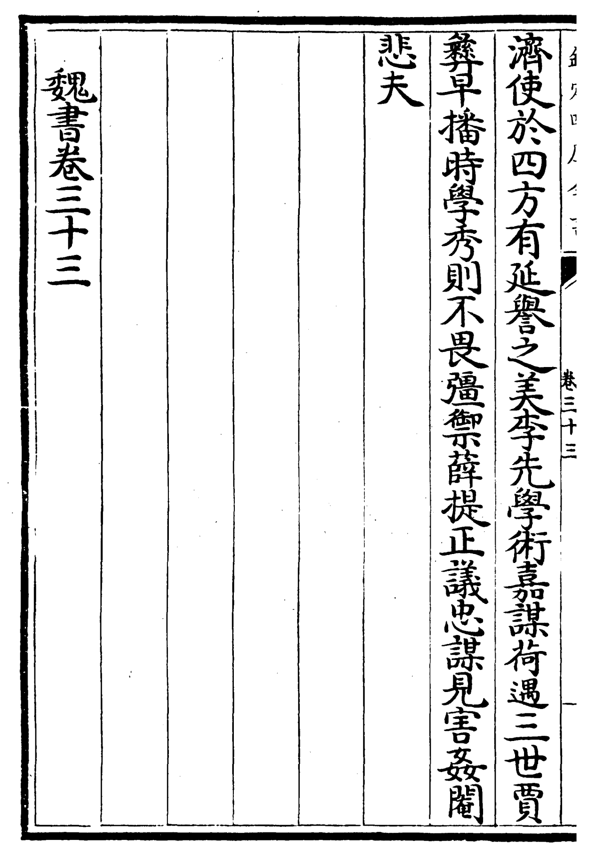
薛提太原人也皇始中補太學生拜侍御史累遷散騎常侍太子太保賜爵歷陽侯加晉兵將軍出為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進爵太原公所在有聲績徵為侍中治都曹事世祖崩秘不發喪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疋等議以為皇孫幼沖宜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曰皇孫有世嫡之重民望所係春秋雖少令問聞於天下成王孝昭所以隆周漢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必不可延等猶豫未決中常侍宗愛知其謀矯皇后令徵提等

入遂殺之

提弟浮子髙宗即位以提有謀立之誠詔襲兄爵太原公有司奏降為侯皇興元年卒

提孫令保太和中襲爵歴陽侯

史臣曰宋隱操行貞白遺畧榮利王憲名祖之孫老見優禮屈遵學藝知機恒乃局量受遇張蒲谷渾文武為用人世仍顯公孫表初則一介見知終以輕薄致戾軌始受授金之賞末陷財利之徵鮮克有終固不虛也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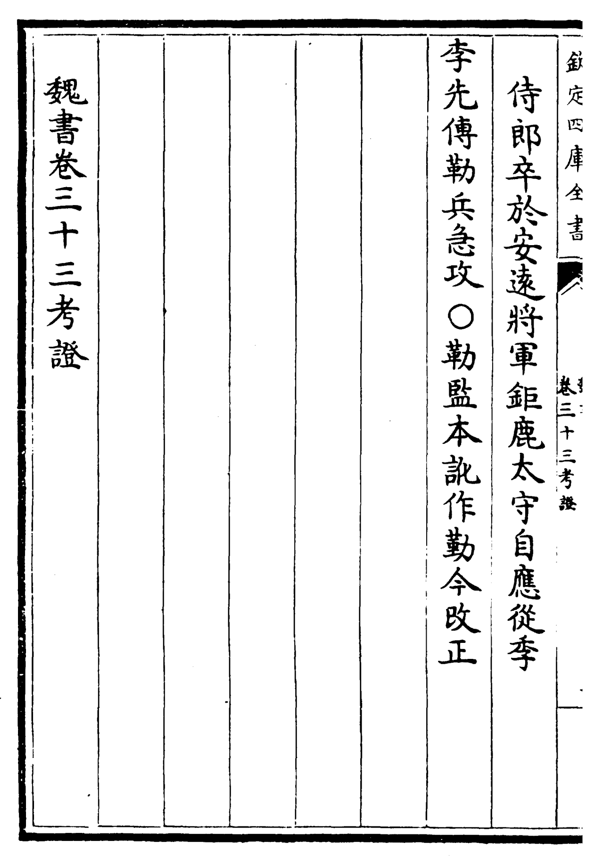
濟使於四方有延譽之美李先學術嘉謀荷遇三世賈彝早播時學秀則不畏彊禦薛提正議忠謀見害姦閹悲夫

魏書卷三十三

魏書卷三十三考證

列傳第二十一〇臣人龍按本書目錄卷三十三不注闕字而舊本于本卷卷末有跋云此傳全寫高氏小史疑收書亡而後人補之史臣論亦悉出北史諸論合而成文然頗詳備與本史它卷略同據此則本書所闕甚多更不止如目錄所注二十九卷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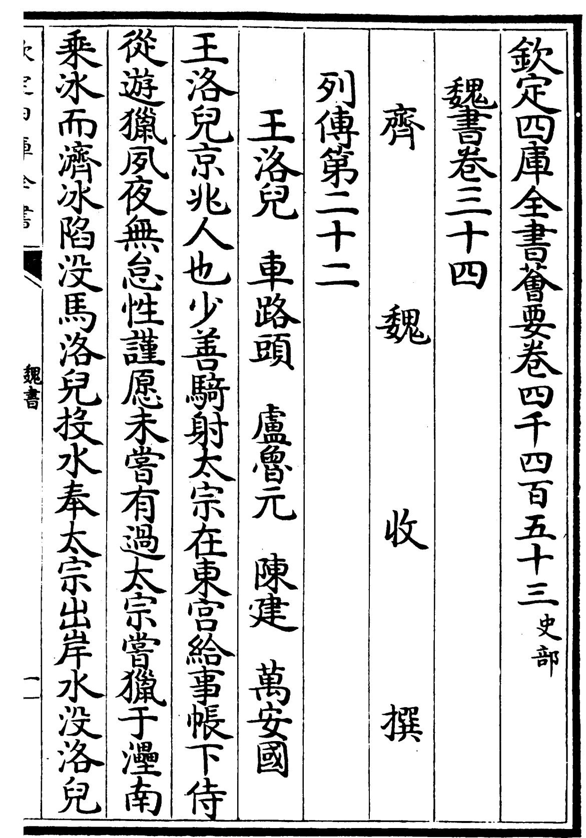
公孫表傳鉅鹿太守祖季真〇季監本作李北史亦作季真又本書祖瑩傳父季真多識前言往行位中書



侍郎卒於安遠將軍鉅鹿太守自應從季

李先傳勒兵急攻○勒監本訛作勤今改正

魏書卷三十三考證



魏書卷三十四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二十二

王洛兒　車路頭　盧魯元　陳建　萬安國

王洛兒京兆人也少善騎射太宗在東宮給事帳下侍從遊獵夙夜無怠性謹愿未嘗有過太宗嘗獵于㶟南乘冰而濟冰陷没馬洛兒投水奉太宗出岸水没洛兒

殆將凍死太宗解衣以賜之自是恩寵日隆天賜末太宗出居于外洛兒晨夜侍衛無須臾違離恭勤發於至誠元紹之逆太宗左右惟洛兒與車路頭而已晝居山嶺夜還洛兒家洛兒隣人李道潛相奉給晨昏往復衆庶頗知喜而相告紹聞收道斬之洛兒猶冒難往返京都通問於大臣大臣遂出奉迎百姓奔赴太宗還宫社稷獲全洛兒有功焉太宗即位拜散騎常侍詔曰士處家必以孝敬為本在朝則以忠節為先不然何以立身

於當世揚名於後代也散騎常侍王洛兒車路頭等服勤左右十有餘年忠謹恭肅久而彌至未嘗須臾之頃有廢替之心及在艱難人皆易志而洛兒等授命不移貞操踰懇雖漢之樊灌魏之許典無以加焉勤而不賞何以獎勸將來為臣之節其賜洛兒爵新息公加直意將軍又追贈其父為列侯賜僮隷五十户永興五年卒贈太尉建平王賜温明祕器載以轀輬車使殿中衛士為之導從太宗親臨哀慟者數四焉乃鴆其妻周氏與

洛兒合葬
子長成襲爵卒無子
弟德成襲爵徙為建城公加鎮遠將軍官至散騎常侍
典作長安眞君十一年卒
子定州襲爵降為建陽侯安遠將軍後定州弟升為侍
御中散有寵於顯祖以祖父洛兒著勲先朝詔復定州
爵為公高祖初為長安鎮將卒子陵襲升爵承明初遷
監御長賜爵始新子加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卒

車路頭代人也少以忠厚選給東宮為太宗帳下帥善自修立謹慎無過天賜末太宗出於外路頭隨侍竭力及太宗即位拜為散騎常侍賜爵金鄉公加忠意將軍後改為宣城公太宗性明察羣臣多以職事遇譴至有杖罰故路頭優游不任事侍宿左右從容談笑而已路頭性無害每至評獄處理常獻寛恕之議以此見重於朝太宗亦敬納之寵待隆厚賞賜無數當時功臣親幸莫及泰常六年卒太宗親臨哀慟贈侍中左衛大將軍

太師宣城王謚曰忠貞喪禮一依安成王叔孫俊故事陪葬金陵

子眷襲爵

盧魯元昌黎徒河人也曾祖副鳩仕慕容垂為尚書令臨澤公祖父並至大官魯元敏而好學寛和有雅度太宗時選為通直郎以忠謹給侍東宫恭勤盡節世祖親愛之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拾遺左右寵待彌深而魯元益加謹肅世祖逾親信之内外大臣莫不敬憚焉性

多容納善與人交好掩人之過揚人之美由是公卿咸親附之曾元以工書有文才累遷中書監領秘書事賜爵襄城公加散騎常侍右將軍贈其父為信都侯從征赫連昌世祖親追擊之入其城門曾元隨世祖出入是日微曾元幾至危殆從征平凉以功拜征北大將軍加侍中後遷太保録尚書事世祖貴異之常從征伐出入臥内每有平殄輒以功賞賜僮隷前後數百人布帛以萬計世祖臨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於往來乃

賜甲第於宫門南衣食車馬皆乘輿之副真君三年冬車駕幸隂山睿元以疾不從侍臣問疾送醫藥傳驛相屬於路及薨世祖甚悼惜之還臨其喪哭之哀慟東西二宫命太官日送奠晨昏哭臨訖則備奏鐘鼓伎樂輿駕比葬三臨之喪禮依安成王故事而賵送有加贈襄城王謚曰孝葬於崞山為建碑闕自魏興貴臣恩寵無與為比子統襲爵

少子内給侍東宫恭宗深昵之常與臥起同衣食父子

有寵兩宮勢傾天下內性寬厚有父風而恭順不及正平初宮臣伏誅世祖以魯元故唯殺內而厚撫其兄弟統以父任侍東宮世祖以元舅陽平王杜超女南安長公主所生妻之車駕親自臨送太官設供具賜賚以千計高宗即位典選部主客二曹興安二年卒贈襄城王謚曰景無子

弟彌娥襲爵拜北鎮都將卒贈襄城王謚曰恭子興仁襲爵

陳建代人也祖渾太祖末為右衛將軍父陽尚書建以善騎射擢為三郎稍遷下大夫内行長世祖討山胡白龍意甚輕之單將數十騎登山臨嶮每日如此白龍乃伏壯士十餘處出於不意世祖墮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大呼奮擊殺賊數人身被十餘創世祖壯之賜戶二十高宗初賜爵阜城侯加冠軍將軍出為幽州刺史假秦郡公高宗以建貪暴懦弱遣使就州罰杖五十高祖初徵為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趙郡公建與侍中

尚書晉陽侯元仙德殿中尚書長樂王穆亮比部尚書
平原王陸叡密表曰皇天輔德命集大魏臣等祖父翼
贊初興勤過蜀漢誓固山河享茲景福寵辱休戚與國
均焉臣以凡近識無遠達階藉先寵遂荷今任彼已之
譏播於羣口仰感生成俯自策厲顧省駑鈍終於無益
然飲冰驚寐實懷慙負至於願天高地厚何日忘之自
永嘉之末封豕橫噬馬叡南據奄有荆楚及桓劉跋扈
禍難相繼岱宗隅望秩之敬青徐限見德之風獻文皇

帝髫齔龍飛道光率土干戚暫舞淮海從風車書既同華裔將一旻天不弔奄背萬邦竊聞劉昱天亡權臣殺害思正之民翹想罔極愚謂時不再來機宜易失毫分之差致悔千里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所謂見而不作過在介石者也宜簡雄將號令八方義陽王臣昶深悟存亡遠同孫氏苟歷運響從則吳會可定脫事有難成則振旅而返進可以揚義聲於四海退可以通德信於遐裔宜乘之會運鍾今日如合聖聽乞速施行脫忤天心

顧存臣表徐觀後驗賞罰隨焉高祖嘉之遷司徒征西大將軍進爵魏郡王高祖與文明太后頻幸建第賜建妻宴於後庭太和九年薨

子念襲爵為中山守坐掠良人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遇赦免爵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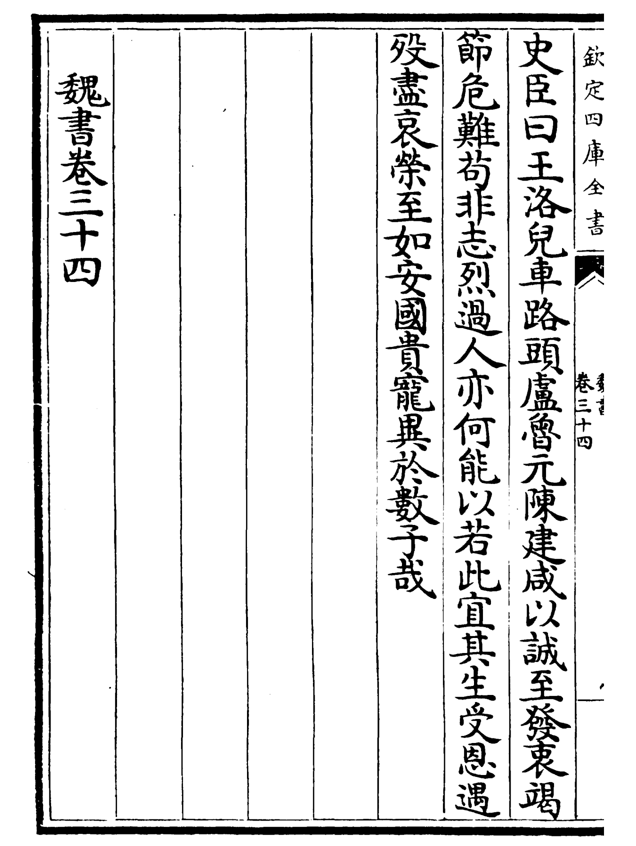
萬安國代人也祖真世為酋帥恒率部民從世祖征伐以功除平西將軍敦煌公轉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父振尚高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寧西將軍

長安鎮將賜爵馮翊公安國少明敏有姿貌以國甥復尚河南公主拜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顯祖特親寵之與同臥起為立第宅賞賜至巨萬超拜大司馬大將軍封安城王安國先與神部長奚買奴不平承明初矯詔殺買奴於苑中高祖聞之大怒遂賜安國死年二十三子翼襲王爵太和十五年薨高祖以其父受寵先朝特贈并州刺史

子纂字輔興襲依例降為公世宗時起家司徒倉曹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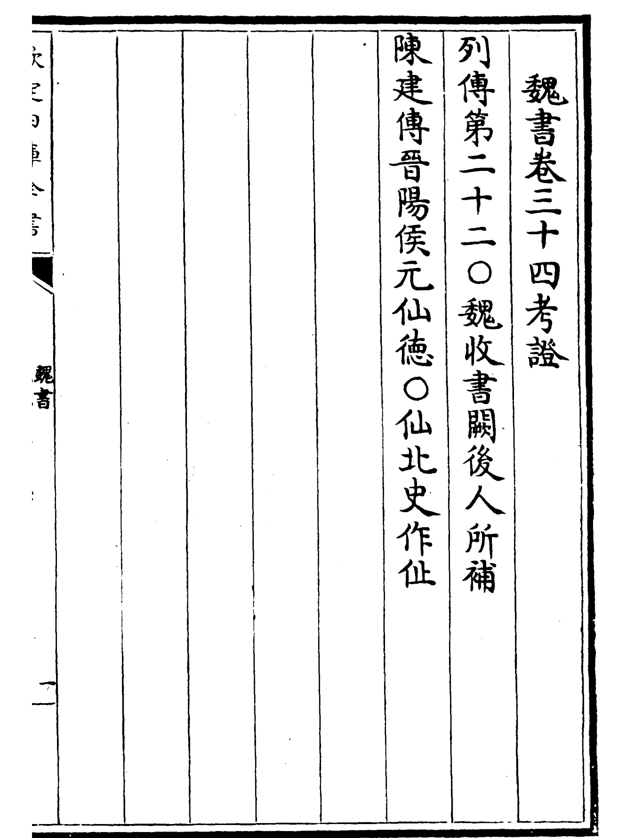
軍遷南秦平西府司馬護軍長史加右軍將軍正光二年卒贈假節征虜將軍荊州刺史

子金剛襲武定末開府祭酒齊受禪爵例降有奚拔者世為紇奚部帥其父根皇始初率衆歸魏太祖嘉之尚昭成女生子拔卒於尚書令拔尚華陰公主生子敬元紹之逆也主有功超授敬大司馬大將軍封長樂王薨子護襲爵拜外都大官太和中詔以護年邁既未致仕令依舊養老之例卒子彥嗣根事迹遺落故略附云



史臣曰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咸以誠至發衷竭節危難苟非志烈過人亦何能以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殁盡哀榮至如安國貴寵異於數子哉

魏書卷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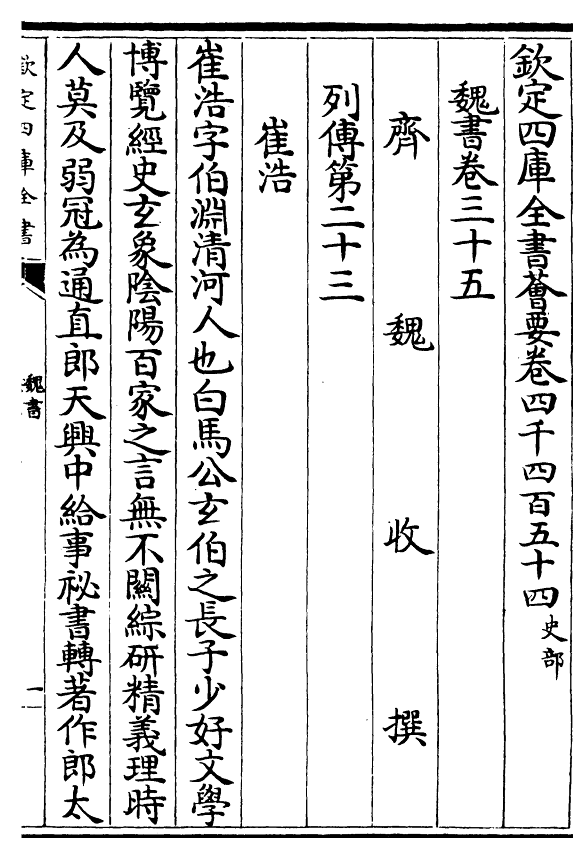


魏書卷三十四考證

列傳第二十二○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陳建傳晉陽侯元仙德○仙北史作仚

魏書卷三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四百五十四 史部

魏書卷三十五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二十三

崔浩

崔浩字伯淵清河人也白馬公玄伯之長子少好文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為通直郎天興中給事祕書轉著作郎太

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太祖季年威嚴頗峻宫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太祖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為窮通改節皆此類也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太宗經書每至郊祠父子並乘軒軺時人榮之太宗好陰陽術數聞浩説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綜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諸所處決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為寵密是時

有免在後宮驗問門官無從得入太宗怪之命浩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隣國貢嬪嬙者善應也明年姚興果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國家當治鄴應大樂五十年勸太宗遷都浩與特進周澹言於太宗曰今國家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飢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不便水土疾疫

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
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恒
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
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燿威桑梓之中誰
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
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
熟事則濟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復使
中貴人問浩澹曰今既糊口無以至來秋來秋或復不

熟將如之何浩等對曰可簡窮下之户諸州就穀若來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太宗從之於是分民詣山東三州食出倉穀以稟之來年遂大熟賜浩澹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疋綿五十斤初姚興死之前歲也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為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太宗聞之大驚乃名諸碩儒十數人令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

物祭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内庚之與未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説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内讙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皆服曰非所及也泰常元年司馬德宗將劉裕伐姚泓舟師自淮泗入清欲泝河

西上假道於國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關號曰天險一人荷戈萬夫不得進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脱我乗其後還路甚難若北上河岸其行為易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假其水道寇不可縱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又議之内朝咸同外計太宗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荆州劉裕切齒來久今興死子劣乗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欲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

無事而我受敵今蠕蠕內寇民食又乏不可發軍發軍
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東州復危未若假之水
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
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
亦不失救隣之名縱使裕得關中縣遠難守彼不能守
終為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鬬兩虎而收長久之
利上策也夫為國之計擇利而為之豈顧婚姻酬一女
子之惠哉假令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

兵與官軍爭守河北也居然可知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太宗遂從羣議遣長孫嵩發兵拒之戰於畔城為裕將朱超石所敗師人多傷太宗聞之恨不用浩計二年司馬德宗齊郡太守王懿來降上書陳計稱劉裕在洛勸國家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可不戰而克書奏太宗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太宗問浩曰劉裕西伐前軍已至潼關其事如何以

卿觀之事得濟不浩對曰昔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以臣觀之克之必矣太宗曰劉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勝太宗曰試言其狀浩曰慕容垂承父祖世君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階尺土之資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等僭晉陵遲遂執國命裕若平姚而還必篡其主其勢然也秦地戎夷混并虎

狼之國裕亦不能守之風俗不同人情難變欲行荆揚之化於三秦之地譬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走不可得也若留衆守之必資於寇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今以秦之難制一二年間豈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備境以待其歸秦地亦當終為國有可坐而守也太宗曰裕已入關不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兵衆雖盛而將無韓白長孫嵩有治國

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太宗笑
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
聞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輔少主
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
太宗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小人管窺懸象何能見玄
穹之廣大雖然太祖用漠北醇樸之人南入中地變風
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羲農齊烈臣豈能仰名太宗曰屈
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為姚氏封殖不

思樹黨彊隣報讎雪恥乃結忿於蠕蠕背德於姚興撅豎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為人所滅耳太宗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旨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漢而滅太宗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天下未一四方岳峙災咎之應將在何國朕甚畏之盡情以言勿有所隱咸共推浩令對浩曰古人有言夫災異之生由人而起人無釁焉

妖不自作故人失於下則變見於上天事恒象百代不易漢書載王莽簒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上下有序民無異望唯僭晉卑削主弱臣彊累世陵遲故桓玄逼奪劉裕秉權彗孛者惡氣之所生是為僭晉將滅劉裕簒之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太宗深然之五年裕果廢其主司馬德文而自立南鎮上裕改元赦書時太宗幸東南潟滷池射鳥聞之驛名浩謂之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於今日始信天道初

浩父疾篤浩乃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為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白馬公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為雜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敎袁

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太宗恒有微疾怪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於浩曰春秋星孛北斗七國之君皆將有咎今兹日蝕於胃昴盡光趙代之分野朕疾彌年療治無損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將如之何其為我設圖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且天道懸遠或消或應昔宋景見災修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遣諸憂虞恬神保和納御嘉福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

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
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為師傅左右信
臣簡在聖心者以充賓友入總萬幾出統戎政監國撫
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為頤神養壽進
御醫藥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則奸宄息望旁
無覬覦此乃萬世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燾
年漸一周明叡温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
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待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

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尠不由此太宗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命世祖為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總已以聽焉太宗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悦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歴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穆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崔浩

博聞彊識精於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羣臣時奏所疑太宗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會聞劉裕死太宗欲取洛陽虎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亦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

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則化被荆揚南金象齒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率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彊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太宗鋭意南伐詰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為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伐之太宗大怒不從浩言遂遣奚斤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略地也斤

曰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挫損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虎牢反在軍北絶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太宗怒乃親南巡拜浩相州刺史加左光祿大夫隨軍為謀主及車駕之還也浩從太宗幸西河太原登憩高陵之上下

臨河流傍覽川域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始皇漢武帝之違失好古識治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無有懈倦既而歎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臯繇也但世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訣當兼修儒教輔助太平真君繼千載之絶統而學不稽古臨事闇昧卿為吾撰列王者治典幷論其大要浩乃著書

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為本世祖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世祖雖知其能不免羣議故出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而問焉浩纖妍白晳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於謀計常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既得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之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之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討赫連昌羣臣皆以為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皆成鈎已其占秦亡又今年

五星併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失也世祖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襲其都城大獲而還及世祖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偽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為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絶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世祖曰善

分騎奮擊昌軍大潰初太祖詔尚書郎鄧淵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于太宗廢而不述神䴥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讜鄧頴晁繼范亨黃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是年議擊蠕蠕朝臣内外盡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世祖世祖皆不聽唯浩贊成策略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淵徐辯說世祖曰今年已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

雖尅不利於上又羣臣共贊和淵等云淵少時甞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何可舉動世祖意不决乃召浩令與淵等辯之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隂者刑也故日蝕修德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隂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歳星襲月年饑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為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小數不

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也淵等懟而言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勞士馬也浩曰淵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也何以言之

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隷今誅其元惡收其善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滿朝列又高車號為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與之進退非難制也且蠕蠕往數入國民吏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

不警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座淵等自以無先言慙赧而不能對世祖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矣哉而保太后猶難之復令羣臣於保太后前評議世祖謂浩曰此等意猶不伏卿善曉之令悟既罷朝或有尤浩者曰今吳賊南寇而舍之北伐行師千里其誰不知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

有南賊之患危之道也浩曰不然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幷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勞我息其勢然矣比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没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彊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令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

見瓶水之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也且蠕蠕恃其絶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寛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奔走牡馬護羣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敝可一舉而滅蹔勞永逸長久之利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發曠世之謀如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諸軍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也

如之何果可克乎浩對曰天時形勢必克無疑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産車廬彌漫山澤葢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矣世祖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果疑深入有伏兵勸世祖停止不追天師以浩曩日之言固勸世祖窮討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

檀先被疾不知所為乃焚燒穹廬科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山南走民畜窘聚方六十里中無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徐四遁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世祖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賊竟不能動如浩所量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世祖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世祖為舉匕箸或立嘗而旋其

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禄大夫賞謀謨之功世祖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匡予弼予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因令歌工歷頌羣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世祖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尫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胷中所懐乃踰於甲兵朕始時雖有征討之意而慮不

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今至此也乃勅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施行俄而南藩諸將表劉義隆大嚴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絶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震懼常恐輕兵奄至臥不安席故先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疾疫必起

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勝必可克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披毛求瑕妄張賊勢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為國生事非忠臣也世祖從浩議南鎮諸將復表賊至而自

陳兵少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為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幷假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民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劉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鋭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

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且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為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羣矣臣嘗聞魯軌說姚興求入荆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為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效浩復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令

玆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昬星見飛鳥墮落宿值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義隆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

為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世祖不能
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
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賊來遂疾到彦之
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世祖
聞赫連定與劉義隆懸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討赫連羣
臣曰義隆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尅而義隆
乘虛則失東州矣世祖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
連定同惡相招連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

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儜兒情見止望固河自守免死為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西行勿疑

平涼既平其日宴會世祖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
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
焉若合符契初無失矣後冠軍將軍安頡軍還獻南俘
因說南賊之言云義隆勑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
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量世祖謂
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為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
始皆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浩司徒時
方士祁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為名欲以致禎吉

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對曰先王建國以作蕃屏不應假名以為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都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纖奏改代為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天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置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為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宜假名以為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世祖從之是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世祖將討焉先問於浩

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内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此而遠方承虚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不圖大軍卒至必驚駭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諸弟驕恣爭權從横民心離解加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凉成滅之國也世祖曰善吾意亦以為然命公卿議之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

不純臣然繼父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宜可小息又其地鹵斥略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圉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内赤地無草又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世祖乃命浩以其前言

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為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纔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耳聞不如目見吾曹目見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為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世祖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唯唯而已於是遂討涼

州而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曰昔皇祚之興世隆北土積德累仁多歷年載澤流蒼生義聞四海我太祖道武皇帝協順天人以征不服應期撥亂奄有區夏太宗承統光隆前緒釐正刑典大業維新然荒域之外猶未賓服此祖宗之遺志而貽功於後也朕以眇身獲奉宗廟戰戰兢兢如臨淵海懼不能負荷至重繼名丕烈故即位之初不遑寧處揚威朔裔掃定赫連逮於神䴥始命史職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爾已來戎

旗仍舉秦隴克定徐兖無塵平通寇於龍川討孽竪於涼域豈朕一人獲濟於此賴宗廟之靈羣公卿士宣力之效也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每懼斯事之墜焉公徳冠朝列言為世範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臺綜理史務述成此書務從實錄浩於是監祕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中潤色浩所總焉及恭宗始總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時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世祖逾

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潔等各欲回還後獲其生口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潔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則可擒獲世祖以為然乃分軍為四道詔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事在潔傳世祖西巡詔浩與尚書順陽公蘭延都督行臺中外諸軍事世祖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世祖

問浩曰今日可擊不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閑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碎若待明日恐其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世祖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世祖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對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復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平吳之後回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內

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
卒未可平世祖不從乃渡渭南吳聞世祖至盡散入北
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世祖悔之後以浩輔東宫之勤
賜繒絮布帛各千段著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郄標素
諂事浩乃請立石銘刋載國書幷勒所注五經浩贊成
之恭宗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
百萬乃訖世祖蒐于河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表
曰昔漢武帝患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勸農

積穀為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敝後
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為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
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遷民人則土地空虛
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
此事闊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彊大
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
五寅元歷表曰太宗即位元年勑臣解急就章孝經論
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

歷易式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歷術者有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偽從真宜改誤歷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歷今始成訖謹以奏呈唯恩省察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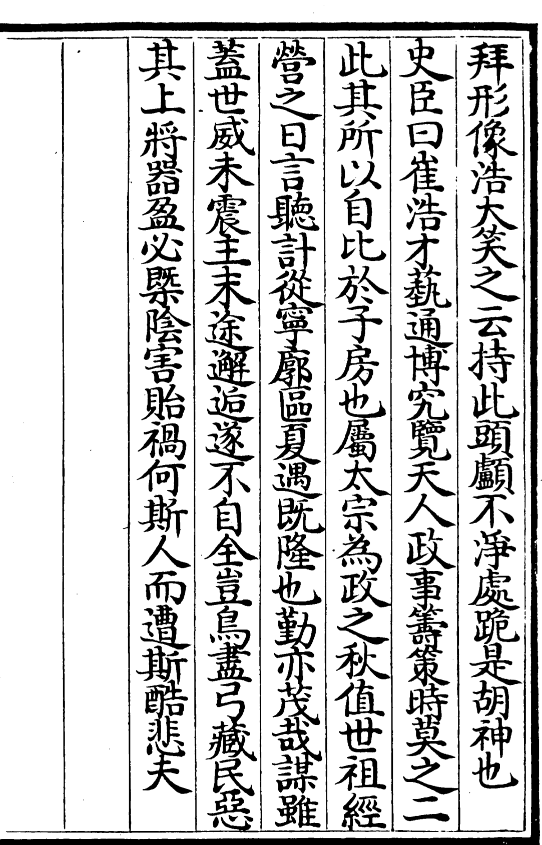
臣歷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事在律歷志真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初郄標等立石銘刊國記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往來行者咸以為言事遂聞發有司按驗浩取祕書郎吏及長歷生數百人意狀浩伏受賕其祕書郎吏已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

不矅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劉義隆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為得壻俄而女亡王深以傷恨復以少女繼婚逸及親屬以為不可王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於厠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内送於城南使衞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為報應之驗也初浩構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秉火爇順寢室火

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瘖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虚事夫以火爇人暴之極也階亂兆禍復已招也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乎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而族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無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以示

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為模楷浩母盧氏諶孫女也浩著食經叙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修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饘蔬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知見而少不習業書乃占授為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辨彊記皆此類也親沒之後值國龍興

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佘備位台鉉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貲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粱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始浩與冀州刺史頤滎陽太守模等年皆相次浩為長次模次頤三人別祖而模頤為親浩恃其家世魏晉公卿常侮模頤模謂人曰桃簡正可欺我何合輕我家周兒也浩小名桃簡頤小名周兒世祖頗聞之故誅浩時二家獲免浩既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每雖糞土之中禮



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也

史臣曰崔浩才藝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也屬太宗為政之秋值世祖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豈鳥盡弓藏民惡其上將器盈必槩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魏書卷三十五

魏書卷三十五考證

崔浩傳必稱馮代彊○臣人龍按急就篇有馮漢彊魏起漠北以漢彊為諱故改云代强魏初國號曰代故也顔師古曰急就篇序曰避諱改易漸就蕪舛正指此酈道元水經注廣漢並作廣魏即其例也

魏書卷三十五考證

卷三十五考證

謹案卷三十三第四頁前五行稍遷南部大人刊本人訛夫今改

第六頁前八行字長生刊本生訛主據毛本改

第七頁後七行河内修武人刊本内訛南據毛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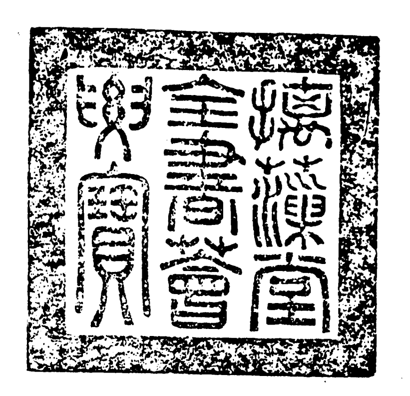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一頁後三行臣聞兵以正合刊本聞訛問令改

第二十六頁前二行李敷就第訪決刊本訪訛詔

據毛本改

卷三十四第三頁前四行羣臣多以職事遇譴刊

本譴訛遣據毛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呂燕昭